

古村新韵寄乡愁

□甘建华

生命的长途中，人是天空里的那只风筝，牵线的那一头，是我们成长的摇篮，文化的根脉和心灵的故乡。

离开生养我的上海滩，走过皖南、苏南和深圳的那个海湾，我也曾经是那只四处飘转的风筝。长线般时时牵系我的，是家乡古镇上祖父的老屋，颤悠悠的木扶梯，天井里的老橘树，还有乡下外婆家画满灶花的大灶头，门外深长的弄堂，屋场前滔滔东流去的河浜和垂柳下打水漂，捉小鱼的水埠头……

回忆中的风物，早已消失或改变了模样。乡愁似水汽氤氲弥漫，润湿了书中的老屋、画里的水乡。文字描述远不及直观，水墨江南里

的东倒西歪屋，却真实得令人心颤。朴素、苍凉的“破烂美”，引发了传统村落“只可入画，不可入住”的慨叹！

这一声叹息，吐露了多少有识之士的担忧！过度的开发利用，忽视了乡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保护；乡村人口流向城市，老屋旧宅变“空巢”，长此以往，炎黄子孙将丢失祖先的馈赠，诀别我们的来路，割断了民族永续发展的传统文化根基！

好在人类总是越变越聪明。失落、探索、追梦使我们这个民族更加成熟。当今盛世，“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留得住乡愁”，成为“美丽乡村”建设登高望远的理念，神州大地青山绿水间，越来越多的传统村落，

正在保护性利用中焕发出新的生机！

今年新春佳节，笔者与摄影朋友徐卫平挎着相机，随滚滚人流车流出了上海，去叩访山明水秀、历史积淀丰厚的邻省浙江——众多上海人的故乡。到达杭州，在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朋友赵芊里的陪同下，我们沿富春江溯流而上，从富阳经桐庐、浦江、兰溪到建德，日行夜宿，遇景下车，足迹踏遍十多个传统村落，相机拍下了它们正在发生的变化。古村今韵令我们辗转流连，情意缠绵，把异乡当作了故乡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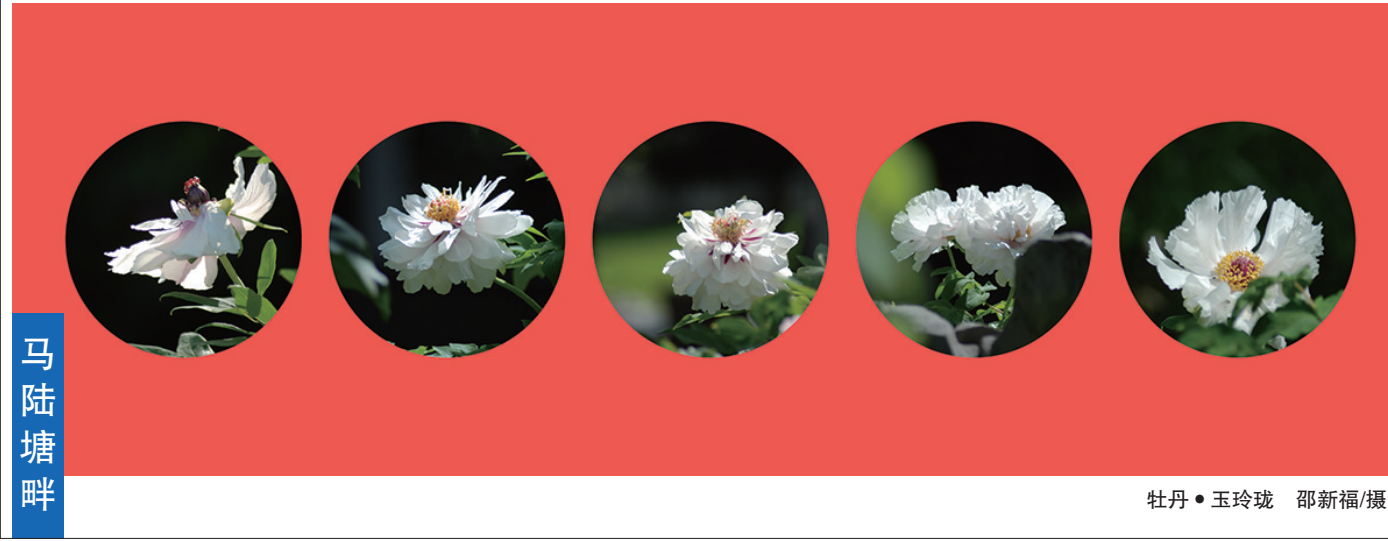
富春江流域的传统村落，多为明清和民国的徽派、杭派建筑，古屋老宅的布局，依山傍水，层楼叠院、

曲径回廊因山势水形设计，灵活多变，巧借自然资源的长处，加以充分利用，追求建筑与生态环境的高度和谐。悦目的粉墙黛瓦，凸显了徽派的一大显著特点。作为徽派主要标志的马头墙，在杭派古民居中时有出现。徽派小天井，在杭派民居中变为大天井，同时也增加了功能。建筑内部的砖、木、石雕，在艺术的细腻精巧上，杭派较之徽派更进一步，耐人品赏玩味。不同地域的建筑风格，在相互借鉴中掺杂融合，行走于富春江流域的古宅老巷间，也有置身于徽州、婺源等地古村落里的那样一种感觉。

徜徉浏览中，还有个较深的印象是，不少有价值的传统村落，它们

所处的生态环境，正在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，其建筑主体，在不伤筋动骨的修缮维护下，较好地保存了历史遗留的原汁原味，岁月沧桑感及审美价值如故，展现着乡土文化的精致与辉煌。由此，古老家园的人气在逐渐复苏，城里人的乡思中增添了甜蜜，四海游子回家的心情更加欢喜，一处处曾经令人失落的古巷老宅，正成为人们重祭乡愁的心灵花园。

归程中，我们满载的行囊里，除了摄影采风的收获，还有着对美丽乡村、古老村落崭新印象的回味和对神州大地深挚的祝福！



马陆塘畔

牡丹 • 玉玲珑 邵新福/摄

小球忆雷达——致晓东信

□彭瑞高

晓东：
你在甘肃天水市挂职数年，看了你悼文，方知雷达先生就是天水人，背景细节写得真切，对先生遂有了更多了解。他走得早，真是可惜了！

晓东：你不知道，那年我们在高安路时，先生其实来过我们大楼。那次他是和《中国作家》主编杨匡满一同来的。说是开会，一下飞机，第一时间却在机场打电话，说要跟我们打（乒乓球）比赛，且是“马上”。

你和先生同事，一定知道先生的嗜好——打乒乓球。你们中国作协机关，乒乓运动有传统。有一年在延安，高洪波将我拉到延安体育馆打比赛，路上就说：“雷达的球很难对付，尤其是他还不肯服输！”我因此知道雷达球名。先生不仅迷乒乓球，还迷下棋、游泳、汽车越野……据说有次在江西，他见水心喜，一头扎进大湖，独泳千米，泳技令同行咂舌。还有一次，他开车在河西走廊飙车，时速竟超过160码！下了高速公路，又驱车穿越崎岖小道，扬一路风尘，尽享赛车手雄豪……他文学评论写得那么强悍，决非偶然。

回头说他来上海打球事。接着电话，我就回说：“我们机关乒乓桌倒是有两张，只是都在地下室，潮湿得很，怕你们打不惯。”杨匡满说：“不管打得惯打不惯，只要有球打就行！雷达说了，这回来上海，要好好打，把修晓林彭瑞高两人都打趴下啰！”我说：“好，下班后见！”

这晚上，修晓林早先来。两人先在食堂吃饱了，一边商量迎战之事。接着，去地下室把乒乓桌擦干净，把网绷挺，连地面潮气也弄干了。正忙着，门卫来喊：“老彭有人找！”

我上楼去迎。只见两个疯子来了，雄赳赳气昂昂，包里还藏着乒乓

板，显然有备而来；下楼见了乒乓桌，还内行地踩踩地板、验验灯光，朝我看时，脸都笑得诡异。我和修晓林也不跟他们多寒暄，脱轻衣裤，上阵就战。

这两人，似乎都执长胶，球路子很怪。是不是把我俩都“打趴下啰”，我忘了，只记得那一晚，机关里人都走空了，整个大楼空空荡荡，只剩下我们四个男人，在地下室捉对厮杀，又发力狂喊，声震屋瓦……

雷达打球，真个激情四射。印象最深的，是他不断地“自我叫好”。有时一板把我劈杀后，他就举拳扬威，自呼“漂亮！”一时间把我打得晕晕乎乎的。晓林哥也特长胶，深知其性，跟他们倒是有得一拼。

雷达人有点胖，没打几盘就气喘吁吁。我问怎么回事，杨匡满说：“他有气喘病。”我问要紧吗，雷达说：“没事，歇会儿就好。”坐歇几分钟，果然又神气起来，于是起身再战，很快汗流浹背。他穿的不是正规运动衫，而是灰色和尚领棉毛衫，大汗将他前胸后背粘住，体型毕露。他剃的是分头，有一绺头发尤其长，打球动作一大，那绺长发就披下来，遮住他眼镜。于是他一边扣杀，一甩还要料理那一绺长发，一甩一甩的，有点滑稽。他一定养精蓄锐了几日，志在必得；镜片后的两眼，分外明亮，六十多岁的人，步子竟还充满弹性，跳法跳法的。这个样子，比他开会评论小说，生动得多，也可爱得多。一时间，笑声杀声，满堂生辉。

这一打，就忘了时间。一直战至深夜，方尽兴而归。我开车送两疯子回宾馆（晓林哥自有脚踏车），到宾馆门口，雷达还回头大叫：“瑞高下回来北京，我们还打！”

其声犹在，人却去了……

响着铃铛的彩云

□奚学瑶

一朵彩云，一朵响着铃铛的彩云，在我的心字中飘过。

儿时，我在上海多伦路小学读书。校舍是基督教堂，沉闷灰暗，从教室到办公室，要穿过一座大厅，这里永远是一个灰黑的夜晚。顶楼的火钟，有时发出沉重的声音，学校肃穆得教人喘不过气来。只有上音乐课时，我们才能步入宽敞明亮的礼拜堂，白发斑斑的女校长，用做礼拜的钢琴，为我们弹奏轻快的儿童歌曲。只是，一星期便只有这一两节明亮悦耳的课。

父亲在外。妈妈做工，很忙。妈妈每天给我一角六分钱；一角钱，中午吃一碗阳春面，剩下六分，便是来回的电车费。早晨，赶点上课，三分钱是必花的。下午回家，便经常步行。沿着北四川路，从北到南，数着步子，一家一家商店地打量，或者闻闻饮食店的香味，或者看看百货商店橱窗里琳琅的商品。更感兴趣的是，武进路和

海宁路之间有家旧书店，可以进去随意地翻看……一路溜溜达达，不知不觉街上的霓虹灯已经亮起来了。

我常常这样，走了四站路，省下三分钱。

只有节日前后，打破了日常的程序。

从虹口公园到静安寺之间跑动的是一路有轨电车，这是一种老式的电车，串连着两节方方正正的暗绿色的车厢。前边车厢上翘着一条大辫子，与电线相接。然而，一到这个时候，必有一辆车，被装扮得花团锦簇，满身象红艳的桃花。到了晚上，周身的彩灯亮了，一身鲜亮的璁珞，象出嫁的新娘子似的，给沿路的人们带来喜气。

我兜里装着三分钱，斜背着书包，在车站上等候着。有时，运气好，一下子便赶上了那辆彩车，而更多的时候则需等待，一辆，二辆，三辆，四辆……大人们都一批

批地上了车，车站上只留下我。我仍耐着性子等待着，等得不耐烦了，便使劲歪着脖子望着远远的拐弯处。嘴里数着1、2、3、4、5……车终于出现了，先是一朵桃花，随即化作一片彩云，悠悠忽忽地飘过来了。

我上了车，而且往往上的是前边的一节车厢，我总是走到车厢前部，崇敬地凝望着电车司机，注视着他的动作。他悠悠自得地转动着车把，神态从容倜傥。他得意时，便踩几下车铃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。

一路彩云，一路叮当。

望着车窗外，我沉浸在喜悦之中，一路上闪过一家家熟悉的商店，街上的人，似乎也都在注视着彩车，注视着我。

人已迈进中年，心头不时还漾动着一片响着铃铛的彩云——一种彩色的期盼。

张公路咏朱清甫所赠象簪

□顾建清

明代嘉定安亭张名由，初名凡，字公路，号六泉，喜言兵好读书擅诗词。嘉定清镜塘朱纁，字清甫，号小松，擅长书画竹刻盆树。名由长清甫6岁，二人交契甚久。

万历三十年（1602），经历人世沧桑的名由已76岁。年中，其忽感衰颓，做事力不从心。壮心未已，亦生白发。对照镜子，摩挲雪颠，触至绾发戴冠的簪子，不禁思绪万千。此象簪是五十年前清甫所制所赠，浑然天成，长五六寸，背上镌石青行书两行，末以朱印复

承。经如许年服佩，象簪与发相接之处已为白色，磨损过半，全无所镌字痕。其不觉感叹：“嗟嗟，物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”

缘之，名由写下《咏清甫赠象簪》诗，诗云：“今拙昔羸类主君，材从香象蛻时分。千茎种种依苍雪，四纪迢迢想绿云。夙夜弥缝共职谨，炎凉从事奉公勤。螭头半减昂藏态，剑脊全消款识文。伊笑额颀已如许，我怜标格失前闻。花枝共插春风早，镜面同窥暮日曛。世变久谙相颉仰，小冠冲处白纷

纷。”

全诗以簪赋簪，从形态、材质、用处、耐用、现状、相瞻、展望、坚守等方面，依次歌之，含蓄生动。全诗以簪写人，从青春到羸弱、从共职兼奉公、从做事与标格、从暮年观壮心，处处簪乃处处人，蕴藉有味。尤其其中“夙夜弥缝共职谨，炎凉从事奉公勤”一联，可为公职人员座右铭。全诗以簪颂情，任拙羸今昔、夙夜炎凉、世变沧桑，不变的是春风煦日般的友谊，那是与清甫一生的友情。